

人生行板

教育背景

新春话春联

老魏和小魏

■如东县教育局 康海群

天时人事日相催,冬至阳生春又来。春节已过,看到随处可见的春联,我不由回忆起童年时代那一幕幕书写春联墨香飘逸的日子,内心深处涌起一丝眷恋。

我出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。我的同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记忆: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过年意味着七大碗八大碟庄严地摆上餐桌,然后阖家老小团团围住,享用这桌丰盛的年夜饭。父亲揭开那坛珍藏了一冬的老黄酒,开始海阔神聊,一家人其乐融融。不能少的,还有和小伙伴冒着凛冽的寒风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,在那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中闻着弥漫在空气中的浓烈的火药味,开心地跟随父母走亲访友,喜滋滋地接受亲戚长辈的爱抚和温馨的祝福……然而,对于我而言,还要完成一项特殊的使命——写春联。

贴春联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习俗。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贴春联可谓最具有辞旧迎新的意义了。乡村人家甬管平常日子过得好歹,春节在堂屋、里屋、厨房、粮仓、柴禾棚、牛舍、猪圈、羊栏甚至厕所等凡是有门的地方,都要贴上红红的对联和福字。火红喜庆的对联和福字,象征着人们的幸福生活红红火火。

我上小学一年级时,学校就开设了毛笔书法课。那时的家长并不像现在的家长这样重视孩子的特长发展,同学中几乎没有一个毛笔字拿得出手的,我也未能免俗。不过,庆幸的是,我有一个会舞文弄墨的外祖父,他是位退休老教师,曾在景安、河口一带做过校长。在乡下人看来,算是有学问的人。其实,外祖父没有指导我练过书法。依稀记得,我还很小的时候,每到年底,外祖父都会来我家,带上笔墨纸砚,在我家堂屋中央的一张八仙桌上挥毫泼墨。他手起笔落的一招一式深深镌刻在我幼小的心灵里。

待我上学后,外祖父就因患脑溢血从讲台上跌倒,尽管抢救及时保住了性命,但渐渐失去了自我意识,变得不省人事,迫不得已提前离休。可外祖父书写春联时的潇洒姿态,蛰伏在每一个寂静的夜晚里,不时跑进我的脑海,鼓舞我努力写好毛笔字。

书写春联的时间大多安排在除夕的前一天。父亲小心翼翼地将从街上买回来的大红纸裁开折好,在一张油纸浸润过数十年的古旧的八仙桌上垫上几层废报纸,把折叠好的对联纸铺开抚平,在一个洁白的大瓷碗里倒上墨汁,命我写春联。我那时才上小学三年级,写的时候沉住气,将袖作势,跪在椅子上,提笔蘸墨,挥毫向纸,可稚嫩的小手还是抖抖颤颤。写好后,围观的左邻

右舍均竖起大拇指为我点赞,我就喜不自禁,手舞足蹈起来。

之后,每年的这一天,我除了为家里写春联,邻里乡亲也会带上裁剪好的大红纸到我家里请我写。我那时是年少不知天高地厚,大笔一挥,笔走龙蛇,那场景不亚于现在书法家到街道社区、乡村农家为群众奉献墨宝的洒脱。针对不同的家庭,我会写不同的内容。这也无意中使我早早接触到对仗、押韵这些写作手法,积累了不少古诗词的知识。我给我爷爷奶奶家每年写的都是“福如东海长流水,寿比南山不老松”。在我的祝福中,他们都活到80多岁才相继离世。

这样的得意时光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初。那时家家户户的春联都是民间书法艺人现写后走家串户兜售。我清楚地记得,在我工作的头一年,隆冬季节,屋外雪花飘舞,在学校一间南北向的寒气逼人的大会议室内,我应一位姓杨的同事邀请,为他贩卖春联的哥哥写了成百上千副春联。

写好的春联还要张贴,贴春联也是门学问。腊月三十,父亲早早起床熬制糨糊,急急要赶在这天的早饭前贴好,似乎这样才能更好地喻示辞旧迎新。父亲叫我帮他贴春联,用面粉熬好的糨糊张贴在大门上,过不了几个月,风雨就销蚀了它的嫣红。

岁月变迁,时代在变,传统也在变,

但人们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始终没有变。作为中华民族一道永恒的风景,如今除夕夜人们贴上象征喜庆与吉祥的春联的习俗还是承续了下来。只是购买现成印刷制品的多,有的储蓄机构每逢过年还会赠送客户春联,亲手写春联的情景已经罕见了。

这几年,随着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,我重燃对书法的兴趣。我主要练习临摹《石门颂》,用石门笔意书写的作品不时在县市省乃至全国大赛中获奖、参展。省内外多位书法名家都问过我,有没有跟谁学过。我肯定地说:“没有!”前几年,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、江苏省书协副主席、南京师范大学博导、书法系主任王继安教授在南通做学术讲座的休息间隙,对我的临摹作品进行了点评。他充分肯定了我的书写,认为技法活泼,气韵生动,给了我不少的鼓励。

每逢春节,我都要书写春联,或参加县送福送春联到基层进万家活动,或参加春联书法大赛自娱自乐,或赠送同事友人。虽并非名家墨宝,但能够给别人捎去年味的馨香,甚是欣慰。今年过年,我写了这样几副春联:“五湖四海皆春色,万水千山尽得辉。”“文明处世风好,正直为人品德高。”“红梅点点,盘瓠傲霜随岁去;丽日融融,天蓬报喜春来。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诸事顺利,吉祥如意!

■昆山市实验小学 魏惠惠

1984年,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踏入了师范学校的大门……那时候的师范生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,在他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去读书前,村里的大队书记拎着一挂鞭炮过来,为他庆祝。家里人实在过意不去,摆了十几桌宴席答谢了村里前来祝贺的村民。在师范学校里,他什么都学,吹拉弹唱、琴棋书画不敢说精通,但样样都会一点儿,直到现在还会把手风琴拿出来炫耀一番。学校每个月发一次饭票,组织看一场电影,他每天写一篇毛笔字,写一块小黑板,这样的日子让他对以后的教书匠生活更加憧憬……

1995年,她出生了。上小学了,拿到课本,她第一次看到语文书封面的一角印有一个框,框里有“江苏省免费教材”的字样,她看了好几遍,还和小伙伴研究了一番——“免费就是不要钱吗?”“国家为什么不要我们花钱呢?”奇怪的是,看到“免费教材”字样之后,她不仅没觉得这本书来得容易,反而更加珍惜。她给教材包上书皮,格外小心地使用。她当时不了解,只是觉得这本书免费,或许是因为很多孩子没钱买教材,国家就出钱给大家买,而实行义务教育,是为了让孩子们都上得起学。“国家”“义务”这几个字在她看来格外庄重,她似乎有点儿明白,国家那个时候还不富裕,把教育摆在了“义务”的位置,肯定投入了很大的心力。那个时候,小小的她觉得自己被如此重视,自己的身上无形中好像有一个隐形的担子。她总觉得不能辜负这份“义务”与“责任”,于是更加认真地学习,长大后当教师的想法就是在那个时候萌生的……

1989年,他从师范学校毕业。他们这群人当时满腔热血,一心想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应用到最需要教师的地方,因为那里有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!于是,他一毕业就去了家乡一个偏僻的村庄。村里的小学,校舍由一排平房组成,每个年级设立一个班,当时还只有5个年级,操场是一片荒芜的草地,一方小小的鱼塘就是校园最美丽的景色了。他记得当时常常趴在鱼塘周围的水泥围墙上备课,备完以后,绕着鱼塘走上十几圈,边走边把课大声地“说”出来,直到每个流程熟记于心。当时他的打扮也很好笑,每日必穿西装,但是脚上穿的却是一双白色球鞋。他后来看到那张“西装球鞋”照片时,自己也被自己逗乐了。他说当时自己的想法就是,穿西装代表着自己对所从事的教育事业怀有一颗虔诚之心、敬畏之心,不敢怠慢也不容易慢,而穿球鞋主要是因为每天要处理班级里面的各种事务,球鞋方便舒适,便于行走。

2013年,她在高考志愿表上也填写了一所师范院校的名字,9月份她收拾行李前去学校报到。当她站在校门口时发现,许多和她一样的年轻脸庞上满是憧憬。她觉得这么多人为着同样的目标——“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”而努力,这种感觉有种说不出的幸福。她很勤奋,钢笔字、毛笔字勤加练习,讲课、说课从不落下。除了基本技能以外,她看了很多书,就怕以后学生问问题时没办法给他们解答。就这样,毕业后,她如愿当上了教师。

第一天踏上讲台的时候,她刚开始有些紧张,后来在讲台上站定的那一刻,她心中安定下来,就因为孩子们眼巴巴地望着她,她不敢辜负,不能辜负……

而这一天,当他也站在讲台前,同学们站起来喊“老师好!”时,他明白,从课桌后到课桌前这短短的距离,他竟走了30年。

30年中,学生换了30批,他的学生遍布五湖四海,桃李满天下之际,他依旧坚守在那个学校。他见证了校舍翻新,见证了由原来的一个年级一个班扩增到了一个年级6个班,见证了课程改革,见证了自己的女儿在他的影响下一步步走上教师岗位……

没错,她是他的女儿。他是老魏,她是小魏。

“爸,你教了30年的书,您上的课我一节都还没听过呢。”

“哈哈,以前太忙了,什么时候一定请咱们的魏老师来听一听老魏老师的课。”

小魏老师如今也走上了老魏老师30年来走过的路。学校的校舍已经翻新,桌椅已经升级,未曾变化的,是如同老魏老师一样的教师和一样渴求知识的学生,不论哪一个时代都一样。

我是小魏。老魏老师,是我的父亲,也是我的启蒙老师。现在,我与他同行,看见了中国教育过往和现在。改革开放以来,华夏一直在进步。我们的学生是中国未来的栋梁,我们的眼里,尽是对未来中国教育的憧憬。

(本文获2018年江苏省教育厅“改革开放40周年·我与教育”主题征文一等奖)

闲庭随笔

元宵是“鱼尾”

■张承新

我一直觉得,过完元宵,年才算结束。就像一条刚刚起网的鱼,年节是鱼头,元宵是鱼尾,头动尾摇,活蹦乱跳,生动无比。

就像一个以亲情为心的圆,年节是上半圆,元宵是下半圆,两者相加,更加完美。

坐着民族传统的大船,延续着年的温馨与芳香,带着一只只晶莹的元宵,元宵节来了。这一刻,正是365天里再次铺开之时,生命的旅程,青春飞扬,激情澎湃,志气满满,一个个美好的日子,随着我们五彩梦想的腾飞,就这么圆满起来。

披着新年明媚的春光,承接新年的喜庆与祥和,带着一盏盏美丽的花灯,元宵节来了。这一刻,正是春天的列车启程之时,回暖的大地,残冰消融,草长花开,生机勃勃,一个个美好的心愿,应着夜空星星点点的希望,就这么被点亮。

又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,人逢喜事精神爽,开心的锣鼓敲起来,奔放的秧歌扭起来,神气的高跷跳起来,甜蜜的欢歌唱起来,勾勒出华夏儿女一幅幅生活富足惬意的美好画卷。希望满天,日子火红,爆竹冲天而起,烟花激情绽放,把我们对远方的美丽憧憬尽情呈现。

又是一个万家团聚的日子,我们满心眼里高兴,张灯结彩,为生活营造一份美丽;我们情感交融,把酒言欢,尽享亲情的温暖和生活的温馨。此时,圆月正亮,满眼皎洁,照亮春天的笑脸;此时,春风正轻,轻轻摇曳夜色的温柔,千家万户都陶醉在美满的幸福里。

元宵节来了,花灯有多美,人们未来的日子就有多美;元宵有多甜,人们未来的生活就有多甜。

征稿启事

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潮,《江苏教育报》已经走过了30个春秋。30年来,她始终努力站在江苏教育最前沿,为江苏教育改革演奏奋进的乐章,描绘壮丽的画卷。她的成长和发展,离不开广大读者的支持和厚爱。

为庆祝《江苏教育报》创办30周年,本报从即日起开展“我与《江苏教育报》的故事”征稿活动,请您写一写这些年来您眼中的《江苏教育报》的发展和变化,说一说您在读报用报过程中的感想和收获,聊一聊您在《江苏教育报》上发表文章的喜悦和兴奋,谈一谈您对《江苏教育报》的建议和期盼……文体不限,字数不限,题目自拟。

编辑部将从来稿中选取优秀文章刊发,与读者朋友们共读,还将邀请部分作者参加本报创刊30周年专题研讨会。



又到梅花盛开时

陈顺源 摄

生活浪花

雪中梅

■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 熊代厚

这些年已很少下雪了,昨天却纷纷扬扬地下了一夜。早上起来一看,处处都银装素裹,一个晶莹的世界,让人欣喜不已。

屋东边的樟树,一个大的桠枝齐根断了,横在路边。左边的几丛竹子,被雪压得弯下腰。门前那株高大的梅树,被雪堆得严严实实,像个雪垛。几天前它曾绽开金黄的几朵小花,现在估计早已陨落了。

向晚回来,雪化了不少。我担心着那株梅,走近细看,那艳黄的花瓣出乎意料地透过残留的冰雪昂然地绽放在遒劲的枝头。

“昨夜深雪里,破寒一枝开。”我随口仿作了一句诗。不过眼前开放的何止一枝,冰雪里透出许多灿烂。

梅树周围的杂树早已谢尽了花,落尽了叶,光光的枝干在寒风中呜呜作响,而这黄的花,在黑的枝,白的雪映衬下,是如此鲜明、亮丽。一阵冷风吹过,身边清香气溢,沁人心脾,困倦的心神一下子振作起来。

这株梅树不知是谁栽种的,它好像在这里独自伫立了许多年。去年夏天我刚搬来时,它正枝繁叶茂,

掩映在绿树丛中,我并不知道它是一株梅树。后来听隔壁退休的汪老师说它是蜡梅,每年开一次,好看得很,从此心中便有了一份期待。

夏天快过去了,也未见其一粒果。初秋刚至,它早早地落尽了叶子,灰灰地夹在树丛中,很不起眼。它正对着我旧陋的门,我天天从它身边走过,不曾见过它有什么“奇迹”。后来诸事繁多,渐渐对它视而不见了。

秋天走了,冬天来临。霜过了几道,雪也来了。今日,它“凌寒独自开”,层层叠叠,恣意绽放,没有一丝的畏怯,没有一丝的疲倦。每朵三四层,每层四五瓣,瓣薄如翼,花心如米,幽香弥散。粗黑的树干上又抽出青的枝,枝上挂满了冰粒,也开满了花。

“枝横碧玉天然瘦,蕊破黄金分外香。”前面的梅花还未凋零,后面的已悄然绽放。花间夹着许多花苞,大如黄豆,小如米粒,有的虽刚露一点形,但同样饱满。再低头细看,雪地上落下不少花,星星点点,这一夜,它同风雪作了怎样的抗争?

我忽然明白,为什么它那样早早地落尽了叶,终岁也不结一粒果。这么长的时间,它淹没在杂树丛中,从

未有过一丝的张扬。它默默地等待,长久地积蓄,只为昨夜和风雪一搏,今日能一展欢颜!

没有人修理过它,也无人整束,它不合文人雅士的“歇、曲、疏、斜”。它所有的枝一律向上蓬勃地生长,自由地伸展,昂然地挺立,直指天空。它没有主人,不曾被呵护,根旁是一堆乱石,临近暗灰的砖瓦和破旧的门扉。东边的枝条被孩子们打破了,断裂处却生出了更多的新枝。

在这冰天雪地里,没有蜂蝶为之伴舞,没有燕子与之亲昵;少牡丹之雍容,失秋菊之隐逸。日出月落,我差点都把它忘记了,它却没有沉沦。风雪来了,不能损其肤;冰霜欺压,不能掩其俊。在这寂寞的黄昏,它在我陋破的屋前,独自绽放着自己的心情,枯寂里有一份活力,困顿中焕发一种精神。

“高标逸韵君知否,正是层冰积雪时。”这是它最好的写照。我画不出它奇异的风骨,也留不住这最美的时刻,但它这份傲然挺立的坚贞风姿,这份凌寒溢香的铁骨冰心,会一直激励着我们在人世的路上坚定地前行。